

皇

明

史

竊

明史稿卷之三十四

汪羅傳楊李趙劉剛傳第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汪河者龍舒人也上定金陵河以楊文給事中書省中  
時時上言有所陳說皆稱旨擢大都督府都事是時上  
方撫有江東諸郡而師行日有聲元臣察罕一起收復  
河北一作通好下帛交于境上上故知其規我也以河  
倘當有材詭可任使使河往報之亡何察罕死蒙古代  
之以其甥擴廓即噶麻兒來修舊好上復令河往報擴廓  
昔焉上爲河一以行以爲生者質沒者男也又昔

不謂何故秦以鄭絕於楚楚執良宵漢伐匈奴句一柯  
蘇武一然報怨之淺見奈何閣下反效之乎書三致  
不答一年不一河即纒然楚囚哉不少屈遜矣洪武  
元年一上河洛一想鄂北走定西河乃完節還歸上即日  
陞河一部侍一河在虜中又具采虜事上方略擴廓竟  
不得有加于我河力也尋遷御史臺數觸天威陳謙論  
主多容納其後封建親王河拜晉相尋卒

羅復仁吉水人也初少餽漕一及乳兵下九江杖策來  
歸太祖一左右甚信用一胡齊一平壤一

指諭臨江表州諸郡皆來下太祖爲吳王陽中二省諸  
議僞漢敗守武昌太祖使從仁說之降語在開國紀擢  
太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燕見輒賜坐食飲太  
和卽帝位遷翰林編修洪武二年占城來貢言安南侵  
奪其疆域地上命復仁齎詔往諭安南歸地占城罷兩  
國一兵而還安南遺之金貝土物悉却之上嘉之曰不  
受其餽是也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敦茂簡僕見若草野  
居俛而胸中了了太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  
操南音以對太祖顧賢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嘗

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儿坐上上曰賢  
且宜居此賜第城內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闕以獻上  
忽賜之禮幣尋乞致仕許之陛辭賜大布衣題其裾  
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善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上復  
思而召之乘傳至京師見上上大喜復仁奏城江西秋  
糧軍籍等數事上皆可之留三月上憐其老賜五帶名  
馬鐵柱杖及家僮飲食具遣還家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也洪武中爲都督府吏起歷四夷  
選事令人鴻臚序四校兵科給事二十八年改禮

科都給事中奉使西域通言道安至撒馬兒罕國王帖  
木兒自以遠中國有固不守外落禮且欲安稱臣安曰  
我天朝命使誰爲汝臣耶具陳國家威德薄海內外固  
不臣服汝何敢與我中國敵也王曰我國土何渠  
中國令人導安從西行南還所至地方萬千餘里  
始返其國以安始終弗爲相遂不遣歸永樂五年王死  
頭目哈里木虎夕達乃送安還朝因獻名馬珠玉謝罪  
安初同行太監劉卬御史姚臣皆物故官軍千五百人  
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上以安羈西域十三年不屈節

賜第免朝十三年奉使往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空

見羈北虜復留九年洪熙元年始歸時安毋且期頤矣  
安有念老病不復能任事上書乞骸骨言臣離毋膝下  
便絕域先後二十二年不幸生還願得以白首餘生承  
歡旦夕請賜勅命榮養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部考  
例不得授上曰安使遠夷留滯廿餘載良苦何例爲予  
安勅命歸養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與夫二名宣  
德四年卒上特遣官祭葬子霖以賢及方正薦授通政  
司知事遷錦衣衛經歷改六安州判官

論曰汪河以修敵好而受俘纍所不以之擧鼓者比鄰  
生幸耳而敵人要領已豫得之南冠之日其智略有足  
多者羅復仁一撲斃僞生無他材能逐鹿之際漢旆且  
先遽令泥首於轅門外夷相吞犬羊常性乃復使之折  
戈頓顙降心而聽命故曰忠信篤敬蠻貊行焉不誣也  
傅安久羈西域祝蘇武已爲過之不知勞苦之狀何如  
子卿然而皇靈以宣臣節不失可謂老而彌壯者矣家  
有白頭之母橐無陸賈之金首丘之日猶能藉天子之  
寵光以終人子之養不謂忠孝兩全者耶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也少補北平諸生不大讀書好爲人策事慷慨多權畧燕王初起兵內靖署善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世子居守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善偉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上常目屬之稍進爲丞昭皇嗣位進爲卿居第有美園亭善與京師權貴人遊大符公卿間聲歷事仁宗宣宗正統十三年卿考滿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駕至土木師潰抵足走還京師時年六十五矣也先入犯邾王以善曉暢軍事改左副都御史佐于謙營九門外禦虜數有功進右都御史善自侍

卽歷臺端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率從朝房相謁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仰衆愧爲止時虜亦欲歸我太上皇帝每索大臣到迎而我先所遣科臣李實乃假卿佐以往虜故猶得籍以責我曰我留汝皇帝無以爲奈何不遣大臣來迎歸諸大臣無有敢任行者善獨出班請曰上皇狩虜已越暮犬馬臣未嘗有一飯不戀戀於朔北今幸叨從九卿之後願假一介行李談笑而折其跋扈不臣之心虜其或者悔禍於予俾臣得奉

上皇以歸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即不然臣節亦盡臣  
死無憾工部右侍郎趙榮曰臣前已如虜師識虜情臣  
願陪行詔許之予之勃然絕不及奉迎事善至也先問  
曰都御史爲通好來耶爲迎皇帝來耶善曰南北之好  
久矣奚待今日太師偶以日者耀兵我境我太上皇是  
以得與太師相從及此然太師奉事我上皇猶吾臣子  
我中國人民無不稱頌太師盛德上皇今已稍倦於遊  
我臣子是以敢有今日之請也先曰日者之釁乃汝中  
國自貽之惑汝知悔乎善曰太師始以是爲可執之詞

耳總以太師之英雄偉略久欲示威於我邊境我太上  
皇帝亦惟是睚比之小人致貽今日之憂太上即肯深  
居九重惟是守疆將士左執鞭弭右屬鞬橐與太師相  
周旋于邊鄙之中未知雌雄若何耳也先每有詰難善  
輒片言折之語具在北狩紀中於是引善進見上皇遂  
以明日奉駕歸矣君子謂上皇之得以返自虜庭善有  
詞也善歸進左都御史仍領鴻臚寺事李實者字孟誠  
合州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使虜上事宜  
八事上曰此難可以遠度也實捧勅書讀之無迎復語

誣之將詣白閣臣遇興安詎之曰爾奉黃緇幹事他何  
與焉實遂偕虜使北行上皇見實泣曰在此踰年始見  
卿等實見上皇皮帳布幃席地而寢泣伏奏曰陛下往  
日深居宮殿玉食錦衣乃因王振遂至北行非陛下寵  
之太過豈有今日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卿等無  
人肯爲朕言今悔何及明日也先款實問曰爾等念太  
上否實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也先曰念之何以  
不遣大臣來迎歸實於是信虜之欲歸我上皇非謾我  
也實歸進右副都御史趙榮者字孟仁以能書秀才選

任中書舍人初與右通政王復通候上皇還改太常少卿及奉上皇歸轉左侍郎榮閩縣人也上皇後復辟進榮尚書實時巡撫湖廣中肯奪職爲民或謂實至虜中見上頗倨而其詞又慙上故啣之善雖負才辯而以巧佞取功名景帝易東宮加太子太保先嘗事王振後更事吉祥而比石亨故又以奪門功封興濟伯燕禮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仍故封進侯謚忠敬四子一爲勲衛一指揮僉事一千戶一鎮撫孫增尚公主爲駙馬都尉

論曰興濟材人也而其功名則皆巧於伺竊而得之又聞其儉忤人也初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村亦坐事下獄偶與善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村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僂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祟陰慝亦昭昭矣哉若夫太上之歸也謂善之口舌可能爭而得乎非也乃天歸之又豈虜之真能悔禍而來請乎亦非也乃天牖之天留太上以天順八年之天下卽非善往而必歸也卽實再往而亦必歸也天啓太上以爲

殷憂之聖主故使之居夷一載而不以爲辱南宮大載而不以爲屈故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天之所去則爲亡國之徵欽天之所留則爲處桐之太甲吾故曰皆天也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奉使交趾戩從兩健僮一肩輿道南寧直抵交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颺幡蔽洋今豈天人耶步空而至也郊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擬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饋之金珠犀象不一顧旣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戢書初入關詩示之有曰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戢初入父苦炎暑館人進一象骨扇出關返之還陞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配胡氏盲女也胡數請置貳室不聽臨卒宗緝書曰劉伶之釗旣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五

宋蘇胡王吳桂魏列傳第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宋學士濂者字景濂浦江人也姪七月而生嬰兒時多病六歲能記二千言稍長受春秋三傳於聞人高士曰先生歲餘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吳貞文公萊講學白麟溪上濂與金華胡仲申從攻古文辭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濂皆師事之諸學士家言濂且以後進燁燁先達間矣至正中以布衣徵拜翰林國史編修辭不就隱居小龍門著書龍門子上克婺州郡守王

宗顯禮致爲郡學五經師王師下括倉上復徵與劉基等四人至江東授江南儒學提舉使授太子經濟爲太子陳解經義間傳恒言爲帖括上以爲䟽通語從臣曰先生淳謹君子也上方從馬上定四方問濂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具在願陛下留意上曰善而心頗迂之矣甲辰遷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知制誥失朝降編修洪武三年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改濂爲司業坐議孔廟禮稽緩謫安遠今尋召還爲禮部王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

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兩廡壁嘗臨御賜坐講析陞侍講學士仍兼贊善大夫令輯歷代奸臣事爲辯奸錄分賜太子諸王上作祖訓錄成令濂序之於時當代紀載上皆屬濂總其成上最嘉濂博洽然不敢使參大政一日欲試之濂頓首謝曰臣少無它長徒以文墨事上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一旦受職任事一不效臣死不足惜負陛下不敢上益重之上擇年少舉人俊異者爲翰林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濂爲之師每食太子親王迭爲之主上時幸堂中品評

文字濂每見上輒賜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夜分爲常  
濂无恙春不洩大書温樹二字室中人有問朝廷事指  
二字不荅上嘗召翰林諸臣飲勅內臣行觴濂素不勝  
恬酌捧觴辭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又  
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  
不慷慨濂一吸盡上大悅而濂已赭面赅赅矣上復笑  
曰朕爲卿賦醉歌濡翰墨賜濂辭一章顧諸臣曰卿等  
爲朕賦醉學士歌俾百世下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他  
日御武樓濂侍坐上勅中使入取所儲甘露於宮中起

用金杓煉湯於鵲調以飲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服之  
去沉疴延遐齡故與卿共之上又見濂行步艱命太子  
選良馬賜濂上爲賦良馬歌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  
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趣官其子以冢子瓚之子慎爲儀禮司序班介子  
璫爲中書舍人加贈祖爲太常少卿父爲禮部尚書誥  
辭乃上親製稱濂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  
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攪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清

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又嘗廷舉濂曰古人太上爲聖  
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  
詔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  
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  
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  
何矣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  
首謝上令濂孫慎護行復屬濂曰卿歸猶能來見朕乎  
濂叩首曰臣身未就木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朝上  
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禁侍食便殿日中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濂遜  
謝歲暮乃辭歸旣數日上語璩曰爾父道中無恙乎朕  
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  
然在朕目中也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  
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  
乃遺之也十三年孫慎以黨連坐論死濂當得重辟以  
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  
十三濂體幹短小細目踈髯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



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濂不受上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晚年天威叵測有上萬言疏觸上怒甚以示群臣群臣或指疏中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濂曰應詔陳言本效忠無它烏可深罪上爲霽威再閱疏中多足采召前指抵罪者罵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悞罪言者濂之既請老也入辭上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對曰國子監學正蘇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飭行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微疵

之伯衡初在成均教貴子五年士多好古通今近臣有  
薦於上卽召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詰丞相  
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  
伯衡不幸幼有瞶疾雖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  
速刑慘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不之強也  
及是濂言上趣召之伯衡至宰執以下咸往候伯衡曰  
瞶曠之人安能復侍天子之側以自取罪過明白入見  
因辭上屬日久之旣退問群臣皆述伯衡前語上然之  
賜文綺及寶鈔遣歸二十一年會試上仍召爲考試官

事竣卽辭歸遂不復出見客伯衡字平仲宋文定十世孫著有警說四十首爲學者傳誦胡仲申者名翰元季與濂川不肯仕仲申隱居南華山中人稱胡仲子上下婺州始應聘起授衢州教授會修元史上以濂爲總裁翰商蔡修濂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璉子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遂居華陽璉字仲珩以書顯與華亭宋仲溫吳郡宋昌裔稱國初二宋恪兄惲亦能書時人亦稱之宋氏義獻建文君召人翰林爲侍書璉有三子慎愷恂皆無後成化七年巡視四川南京戶部侍郎黃琛爲

游請贈謚又久之予謚文憲

論曰太史公恂恂乎德言君子也受知高皇千載無兩而夔州之行不免何哉公初辭元辟命欲入僊華山爲道士犁眉公歌以速其行語之曰先生行吾亦從茲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毋相忘也嗟夫二公追誦乎斯口其無遺憾於身後乎

王禘字子克義烏人也至正初詣闕上書八千言不報隱居青巖山術人齊琦見而語之曰公當爲異代人物上克婺州徵禘禘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琦言蓋在

茲乎請見上上大喜命署中書省掾與語彌于克不名  
辛丑獻平江西頌上曰吾周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  
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二人皆以  
文學受知然濂上常屬以民事上爲吳王授江南儒學  
提舉司校理陞侍禮卿兼引進使轉起居注丙午出同  
知南康府事綏輯有功特資黃金帶及上卽帝位召入  
議禮忤旨改漳州通判瀕行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  
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  
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旣修則天眷自不能已

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希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身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

寔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  
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  
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  
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  
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  
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  
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  
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  
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

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  
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也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  
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  
大要旨味以聞陛下無謂儒者常談而不加覽焉上嘉  
納并脩元史召選與濂同爲總裁禘在史局上嘗飲以  
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遣中使齋賜史成拜翰林  
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禘長身山立人望之  
若不敢卽上見每善其人乃令齋詔招諭雲南梁王把



都初見禱疑不奉命禱因說曰今天子使使臣遠來毋亦以雲南生聚百萬不欲殲于鋒鏑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竊起惟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年間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圍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走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夷酋長莫不稱臣王今欲與天子抗衡崛強於此試自料勇悍強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審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孰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

俱全不亦美乎王恃險遠欲拒朝廷朝廷遣一偏將將  
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耳不亡何  
待梁王聞之顧其臣皆自失歛容謝曰使者且休請改  
日待命於是節之上賓禘番數月元有孽王自立朔漢  
使侍郎脫脫至雲南通耗求援聞禘在欲殺之梁王匿  
禘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而王反欲遂附  
他人耶躍馬欲去王不已出禘與見脫脫欲屈禘禘罵  
曰天訖汝元命我朝是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與日月  
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遂爲脫脫所

害年五十二其明年爲洪武七年上不知禘死復謂參政吳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曰臣奉主上威德告之大義曉以禍福當令北面稱臣如其其頑不靈六師臨之未晚也會獲梁王漢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至上釋之令與雲偕行二十人旣至沙塘口諷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誘雲胡服辨髮詐爲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二十人毆殺之其後雲南平上乃知雲死狀求歸其骸蔭雲子敵爲國子生禘子紳洪武二十八年走雲南求父遺骸

不得選值建文君新卽位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召  
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帝實錄上言父帝死節狀曰陛下  
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事  
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贈禕翰林院  
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禕始  
也靖難後革正統六年以義烏丞劉傑請仍贈翰林學  
士改謚忠文成化十八年命雲南布政司歲祭弘治中  
雲南撫臣援禕例復得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  
祀雲南賜祠額爲二忠雲字友雲宜與人任元爲翰林

待制徐魏公克元都送赴京授校書郎歷官刑部尚書  
出爲湖廣參政坐事逮上釋之有是遣雲嘉靖中又官  
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論曰王禕吳雲皆以天子之命使見戍死等耳滇平贈  
卹獨加於雲不及禕何也禕事上十有五年上固深知  
禕者詎忘禕耶夫陸賈之不能賢於蘇屬國也明甚禕  
既不獲生還如蘇屬國然以方陸生功垂成而始敗又  
與雲之被墮于中道者異日談也儼日之節迄嗣君而  
始白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桂彥良名德稱慈谿人元季舉于加上南宮不利歸

石山再長高節皆有文名盼平江路文學掾不就曰吾  
以待天下之定也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士彥良以省臣  
行詔公車一時名士集闕下數千人獨彥良得以白  
衣錫宴授皇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啓事太子多一  
小子深器重之詔與宋濂分教文華堂上語彥良曰吉  
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上語以治道對曰必  
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刑賞乖刑賞乖則  
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將忿怒是務去上曰善他日

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明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揭中語殿楹明年日南至有事于員丘上以祝文謹主者彥良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率今未足深譴上笑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

言又之上欲誅一墨吏彥良爭如律上不聽彥良曰三尺法陛下當與天下共守之上不能奪上以三府疑獄上之讞且試之多見原法官呵彥良失中彥良奏當取長短短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上曰

彭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

法以靖民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

德

口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等

三教

曰治天下當法孔子上曰江南大儒惟卿

八曰臣

政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

十

年擢首相府右傅上親製勅褒厲之勅曰

爲人

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

之所

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專博濟以

其爲

聖賢之稱非人

陰騭厚而天地鬼神復然也何



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騭也且孔  
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  
帝三王之道興何期事在七國縱橫之秋不能行矣  
欣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  
注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學也篤使  
甘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  
豈猶爲能士也今晉無王傅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  
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  
况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錄焉規毋作聰

明務欲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揚善而使之  
以由善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  
此篤記在心則主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彥良以輔導  
在先格心製心圖獻晉王上聞之嘉獎十三年革相府  
改長史授奉政大夫十五年以晉相入朝上太平十二  
策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  
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  
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上閱策顧語侍臣曰朕初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觀

三國志卷之三十一  
桂彥良傳  
彥良言皆有裨於政道顧可謂通儒十八年以病免歸  
二十年卒彥良故慶元府判葉同子也生之夕室有火  
光如流星毋以爲不祥葉弗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  
姓彥良見道純一而寡知變上以故稱重彥良然卒不  
使參大政

論曰國初之所謂名士者我得品其人矣犁眉公抱黃  
石起爲帝者師龍門子負尚書入爲明聖輔皆文人也  
桂彥良出應弓旌言稱宜聖上故六以王佐才予之雖  
然兩公論思黼宸孰與曳長裾者善保其身也哉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也太祖平江漢徵授平江州學正  
遷國子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  
使入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侍皇太子說書及授  
秦晉諸王經二年十一月冬煖如春上召觀偕危素詹  
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上曰卿等各賦一詩以  
述今日之樂明年春轉太常卿七月陞侍講學士尋與  
宋濂皆轉國子觀祭酒濂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與博士  
孫吾與修撰王僕爲讀卷官九月坐考祀禮遲慢與濂  
俱外謫未赴皆召還禮部主事賜宴奉天門上曰前日

送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上  
以姑蘇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民未獲寧宇命觀往  
爲知府觀懲陳寧苛政濟以寬大敬老恤民建學舍闢  
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  
教授貢頌之定儀節高啓王爨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  
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  
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如  
再拜送之時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觀能力挽  
躬行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爲天下最上嘉之陞四

川行省參知政事郡父老上疏乞留命還郡七年觀以  
舊治爲張氏竊據改而新之術帥言上曰觀與旣滅之  
基有異志上怒誅觀尋悔之命祭觀皇太子諸王皆有  
厚賻觀守僭竊僞邦其所延致門下士又皆故時僞府  
賓客以是卒不免於難周壽誼旣賓鄉筵後又六年上  
召見便殿賜宴慰撫予之冠帶楮幣給驛舟遣還踰年  
乃卒壽誼生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  
帝爲年一百一十六歲

論曰魏觀本廊廟美材不肯失身僞漢讀聖蒲首山中

構亭梅初吟咏自適寄志清遠斯固一時也已而遇  
真主幡然出應弓旌及夫大寶有歸與宋景濂並侍東  
朝同升講席賡歌紫閣爲天子嘉賓歡同魚水世亂則  
隱跡以求志運泰則弘道以匡時出處大致良有足觀  
者至其出守畿輔敬老尊賢禮教大興庶幾哉德讓君  
子之流風讒言一入遽嬰大戮謂執是以懲反側其視  
彰輝大典不其舛與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六

東莞冠耳守衡著

樂朱劉陶詹劉錢曾徐良劉王張郭籍第十四

樂韶鳳全椒人乙未韶鳳與友人趙奎工才曾文質陳  
旭陳友六人並起畎澮從上渡江奎才旭友四人皆有  
材武獨文質攻醫韶鳳博學能文章有智畧時與參贊  
機事爲人謹厚上每愛重之上即帝位之二三年授韶鳳  
起居注俾與諸文士考議禮制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  
省員外卽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與修  
大明日曆奉旨校定洪武正韻更置釋奠先師樂章尋



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陞祭酒上予手勅勉之曰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  
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  
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  
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彌此職  
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未  
幾致仕歸以壽終第暉以人材進遷開封知府太常卿  
毅爲諸暨同知並知名文質官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  
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變功封武平伯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爲池州學正卽上初下徵時  
足見歐三言者也生而好學者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  
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嘗曰旁註之作  
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  
精造道之要法平生有得聖經之蘊以此其元年授侍  
講學士制曰朕聞涿泗集群賢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  
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  
氏允爲博古通今之上者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  
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隴師儒朱升趨鏘禮

法之場超擢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  
網羅自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  
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老老東帛爲矜式於國  
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咨修已  
及人國家所尚推登玉署侍講彫闈鳳池蕪掌於絲綸  
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咨替翊之功雲漢昭回  
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洪武改元與詹同共定宗廟時享之禮奉命  
修女誡尋以年老乞致仕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洪武三年以經明行修薦授職方司郎中陞比平按察副使日治政事夜則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苦加意於學校不肯以一公事溷諸生坐胡丞相註書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惟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是年雷震謹身殿賜致仕上又手勅慰諭明年起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未旬日遽得疾猶強坐訓諸生旣卒上悲悼曰劉崧前日徵來朕怪其條老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候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命有司治殯歛賜諭祭卒

年六十一崧家故貧聰敏好學常以天寒執筆手爲皴裂授徒自給元季鄉舉國初入官十一載不以家累任隨其一僮往至卽遣還身所覆被猶授館時物問學之功老而彌篤所著書有北平八府志及職方集皆其留心職業之手筆也詩文凡三十餘帙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二年薦徵與修元史史成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起陞禮部尚書考議禮制每與藻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四年與吏部尚書詹同上宴享九奏樂章上命協音律者

歌之謂侍臣曰今所製樂乃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諛淫褻之樂悉宜屏絕勿陳也五年上言漢唐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言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是年出爲湖廣參政七年增賜祿米百石尋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請老復以參政致仕凱善爲人作文往往獨擲別號曰耐入道人不復書名爵上曰何自賤也爲設大官卑職山林館閣辭以鄙之人官指凱卑職別指內黃令沈仁也借言沈仁每予人文務以內黃縣

令書於首故求文者求其名以爲貴忘君爵而書耐久則不貴禰道人則不度善視者以二文爲一目騃乃辨其人矣耐久文騃之乃有黃精藏蔽之氣韶章沈仁文騃之則御爐煙靄尚有御饌之氣夢芳山林館閣曉然矣時復有修撰曰谷祿與權者胡儒也著書止禰洛上公上亦爲著辯言周臣呂望罷釣歸朝至今曰望漢三傑良何參今亦良何參三名不易未嘗尚其名而流芳昔有河上翁今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譎詐之徒何足道因并及凱曰是其自賤無福所能如

是乎凱竟坐罪凱才高學博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  
難意時獮鉅筆

詹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元舉茂才異等爲柳州學正  
避亂黃州事僞漢爲翰林學士承古兼御史漢降上授  
同國子博士陞考功卽中同有識鑒或言人心如深淵  
不測同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丙午轉起居注  
翰林待制直學士洪武元年侍讀學士同在翰苑文學  
重於一時萬言倚馬可待四年二月與國子司業宋濂  
主考禮闈濂所閱士顧多縣衡於同濂出語人曰詹同



文之校文如老吏之斷獄其推重若此五月陞吏部尚書上謂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上曰然朕觀唐虞三代之治皆本於心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叔季之治皆由乎法出乎法者遂人於權謀術數求治彌堅去古彌遠矣六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同上上曰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績禮樂刑政之詳雖有紀載向未成書請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編爲日曆

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之同夙夜史館編集一日見  
上留燕霑醉歸日已暮舉人黃景校對未退同喜賦詩  
贈景少選上乘朱轡至館同餘醒未解上曰卿醉未醒  
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  
曰在史館上顧謂宋濂亟取詩來濂取以進上笑謂濂  
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書畢賜景日曆成凡百  
卷上之同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不可得請如  
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天下從之  
名曰皇明寶訓凡四十類五卷其後聖政史官日錄增

入上一日與同論方竹灑翰墨爲記賜同同捧記忤躍  
趨拜舟墀下謝頗龍鍾上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謝爲  
是時同年七十矣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  
旅退惻然憐之賜致仕未幾復以爲承旨罷兼吏部尚  
書尋卒子徽別有傳

劉三五名昆孫以字行恭陵人三五美鬚髮喜文藻嘗  
自陶寫著有知非化鶴諸集元季避地廣西行省署爲  
靖江教諭稍遷儒學副提舉已聞德慶李文彬最好士  
又往依之五羊孫仲衍王彥舉皆廣中名士三五遊於

其間而左丞何公爲之館穀洪武元年王師入粵三吾  
乃歸茶陵洪武十七年上用通政使茹瑺薦徵至時年  
七十三矣三吾俯伏上前奏對詳謹上喜授左春坊左  
贊善命編省躬錄尋陞翰林院學士二十二年授晉世  
子經坐怠慢爲吏部侍郎候庸劾降國子博士尋復學  
士上自浦江新安諸儒卒後晚得三吾甚喜有編校輒  
屬總裁與密議上嘗讀蔡沈書傳問群臣七政左旋然  
乎翰林應奉傅藻與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皆舉蔡氏  
書註對上曰朕自起兵底今未嘗置步覽蓋二十八宿

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夜嘗按指一宿而太陰在宿西去夾許。晝夜則漸過而東。由此觀之。是右旋也。蔡氏洪範。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又皆言大非也。夫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敷五教教民。明五刑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各安其居。此君之相協厥居也。蔡說皆付之天。而人君奉天勤民之政。邈不相與。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於是命二吾總其書。定正焉。自註洪範一篇。令三吾序于後。上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

氣疑壑壁壑壁文章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始消文  
運自此興矣卿等宜攷正古今慎述作以彌朕意又令  
并修孟子節文初謂孟子五如上芥寇讎語輒廢卷  
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夫配享詔有諫者命金吾射之  
刑部尚書錢唐手疏袒胸受箭曰臣願得爲孟軻死上  
乃大悟配享得不廢是時上遇諸儒甚厚賜綺纒衣被  
朝班前列侍衛上宴享坐次中殿而三吾爲諸儒領袖  
皇太子薨上意在文自嘗曰燕王似朕問三吾三吾叩  
首對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頷之故皇太

孫立三吾有力焉三吾婚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  
刑三吾詣吏部自陳坐失家教退免明年九月召還復  
學士三十年與安府紀善自信稱主考會試而比士多  
落第及賜進士上以陳劾爲第一人北士大譁三吾取  
士不公上閱士之得雋者皆南人亦疑之乃詔三吾及  
陳郊等一申三人皆下獄命侍讀張信侍講戴燾等覆  
落卷得六十一人而三吾又與考官媾以下卷進事覽  
上益怒曰是皆胡藍餘黨盡擄部諸考官棄市宥三吾  
死謫戍邊上復廷試賜歸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五尋暴卒唐象山人也唐嘗被召請虞書陸立而謂  
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階  
下不跪不爲僂唐之任真守正率此類也唐貌魁梧居  
常豪杰自負因元亂隱不仕太祖既有天下始獻長詩  
一章稱旨拜刑部侍郎時年近六十矣

論曰始高皇帝自立國時。基省要地。俱以勁舊克之。然  
多被虐名。幾務皆從宸斷。館院諸儒。獨劉基宋濂二人  
最貴幸。上所從受經史。資治理。而朱升樂韶鳳詹同等諸  
學士。間被顧問。總皆未能有所獻替。而將順不違。他如



錄自亡國。若危素、秦裕伯、答祿與權等，取克位而已。及改大物，修元史，乃令朝紳各舉所知，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徵聘山林遺逸。一時耆舊乘運而舍，惶然應命，咸願披腹以呈琅玕，裛在兵革倥傯，未遑禮樂之事。於是從諸儒考定禮制，使五帝三王百年已墜之典，又汚夷俗，嘉與天下維新。而是時稽古考文之士，雖未必魯兩生、舜夷、夔，率足以鋪張雄偉，黼黻王化。一代制作，烜赫千古，與天下極矣。士集輦轂下，凡數十人，詔皆錫以官秩。或領州縣，或授藩傅，或以老癯疾，或願自引退，賜以

金帛遣歸亡論名位顯晦出處殊致彼其文章行誼斯  
皆彬彬然允稱宿學者儒亦昭代之羽儀也其最著者  
王禕陶凱各有傳曾魯爲禮部侍郎魯新淦人也宋太  
史言曾君之學叩之如山川出雲層見叠出數有吳察其  
端倪初授禮部主事嘗逆折一二外夷失臣禮愛知上  
上問丞相曰魯在禮部何職耶丞相對曰主事上卽曰  
起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嘗屬魯詔草一見嘆  
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  
史局群議沸騰但魯至立舉傳記折之人人人心醉而去

嚴陵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謂魯與濂也。太史公笑而領之。有徐大年者淳安人。召修元史。史成命官之辭以老乞還鄉。詔留與宋太史善修日曆。大年長於本末義例。識會通首尾無衝決之患。宋太史深善之。書成賜金帛。遣還山。又有崇德人貝瓊。年四十八始領元鄉薦。張士誠之竊吳。自王也徵之。不肯往。入國朝始就徵。修元史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授國子助教。慨古樂不復著大韶賦以見志。九年遷中都助教。教勲臣子弟。又二年乃致仕。是時懷

羅巖穴士號通經博古者相接足於闕庭新喻有梁寅  
就徵時已六十餘矣在禮局爲諸儒領袖亦不受官歸  
隱石門山四方士皆就山中從受學時稱爲梁五經所  
著有周易參議春秋攷義書筭參義類禮周禮攷註詩演  
義策要論林筆記史略類訓等書藏之一室中號書莊  
曰莊者田舍之稱也稅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  
稅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學則  
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實  
所以深念夫子孫者也子孫能守是莊則亦足以贍生

矣又有劉于者永豐人先仕元爲泰和學正洪武四年  
徵至于初人見召進內廷講論經傳上爲首肯者再三  
明日復召見勅賜冠衣又明日召見便殿論曰君子爲  
學當見世用朕將官爾可任州邑之職乎于俯依對曰  
臣前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  
有血氣皆顯思遂良之日臣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  
第犬馬齒旣衰頭毛種種白度不能有所爲矣即欲勉  
強應命恐負天恩敢固辭上熟視曰爾誠老矣盍賦詩  
見志于揮毫成詩上覽之大悅命太官賜酒放還山又

王珪者御史吳興宗薦爲有學有行之老儒徵授翰林  
典籍勅曰爾珪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末老較  
之公孫弘助漢正壯若職以翰林典籍坐院中有宣則  
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珪職雖小朕命東宮賜坐閒中  
講道悉爾卅稟沃我儲嗣於斯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  
哉六年上開文華堂禁中詔選是年解額內雋異士張  
唯等十有七人俾肄業其中唯永豐人是年以尚書舉  
第一十七人者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  
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每政服輒幸堂中取其

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玉唯等待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濂筆雖司啓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間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爲弟子員上笑而許之三月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構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有祥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翀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車駕應制備顧問未始異也七年濂侍上升武樓賜坐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

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  
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峻皆根據乎六經波  
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邇來以文一卷  
與臣臣故知之上頷之私自喜爲若拔儒僮交將召用  
之命渡以傳文進覽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即日召見  
謹身殿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日侍左右備顧問每命題  
俾撰文若詩輒管愛上深眷注尋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是時上方嘉意文事萬幾之暇常與文學侍從之臣親  
渡物畧賦詩屬令廢和一日賦冬日學士危素詩成最



谷上覽之顧大悅曰素絲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  
一時廊廟之泰交恍然其見千古廢歌之遺響矣